

劍客

倡建「菲律賓南僑機工紀念碑」



想到寫到

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勝利80週年，筆者應邀採訪北京九三大閱兵，隨後走訪了北京、雲南多個紀念「南僑機工」的展覽和紀念碑。

華社很多人或許不太了解「南僑機工」是什麼。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旅居南洋各國的華僑華人紛紛支援祖國抗戰，並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38年10月10日，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馬來西亞成立，由馬來西亞僑領陳嘉庚任主席，菲律賓僑領李清泉、印尼僑領莊西言任副主席。

基於中國當時主要的交通運輸線、工業和港口均已落入日軍之手，為了運送在國外購買和國際援助的戰略物資，當時的國民政府乃緊急修建滇緬公路。廣州失守後，滯留在香港的兩萬多公噸軍火，必須轉從新建的滇緬公路運入。為保證滇緬公路能夠暢通無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昆明設立了「西南運輸公司」，並在馬來西亞的新加坡和緬甸仰光設立辦事處，負責把軍火物資從香港經新加坡移回仰光，然後從滇緬公路運入昆明。滇緬公路山路險峻，被稱為「死亡公路」，因此運輸物資非有熟練機工不能勝任，陳嘉庚受「西南運輸公司」的委託，在南洋各國中文報紙刊登廣告，號召華僑回國服務，組織「南洋華僑回國機工服務團」。

從1939年到1942年，共3200多名華僑機工先後分成15批通過當時仍屬馬來西亞的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國回國擔任運輸卡車司機或技術工人，保障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生命線，也因此付出了上千人犧牲的代價。

據史料記載，日軍為切斷這條中國對外唯一的交通線，派出大批飛機對滇緬公路特別是怒江上的惠通橋和瀾滄江上的功果橋進行狂轟濫炸，有數百名南僑機工被日機炸死，或開車時翻車跌下萬丈深淵，屍骨無存。1941年1月23日，功夫橋日機炸斷，日本宣稱滇緬公路已斷，三個月內無通車希望。然而南僑機工卻從附近倉庫中拿來近百個汽油桶和木板，僅10個小時就用鋼索繫起長達300米的大浮橋，冒著巨大的風險把滿載軍火物資的車隊開過江去，保證了這條抗日大動脈的暢通無阻。1942年

2月，國民政府派出精銳部隊，組成抗戰歷史上著名的「遠征軍」入緬作戰。此時南僑機工不僅要搶運抗戰物資，又擔負起運送10萬中國遠征軍入緬的任務。從1942年3月到4月，遠征軍先後在同古、仁安羌、臘戌等地同日軍作戰，解救出被日軍包圍的7,000多英軍。日軍占領緬甸後，又將滯留當地的技工殺害不少，部分人更被活埋。如果沒有當年南僑機工犧牲上千人的代價搶運抗戰物資和軍火，說不定中國早已淪陷在日寇鐵蹄之下。據當地人說，滇緬公路上，每公里就埋著一名南僑機工的屍骨。

我們平時從網上和各種資料中看到的南僑機工大多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尼。但筆者今年9月在雲南昆明的西山森林公園「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上赫然看到了10名菲律賓華僑的姓名，隨即詢問陪伴我們參觀的南僑機工後裔葉曉東，他說這些名字是他們在整理資料時偶然發現的，但聯絡不上這些人的後裔，他們是生是死都沒有記錄，留下的只有10個名字，上面寫著：從菲律賓回國的南僑機工（10人）：蔡聯璧、林國華、馬洪德、唐余琪、王玉定、王直、肖朝輝、余明德、鄭慶明、莊國華。

但據菲星報專欄作家李天榮告訴筆者，他曾經從資料中看到，當年報名回國參加南僑機工的菲律賓華僑有上百人，筆者只能推測，這10人是直接從菲律賓回國的，其餘人士很可能是先前往馬來西亞報到，然後隨大部隊回國，他們的名字很可能被包括在南洋華僑或馬來西亞華僑的名單裡，沒有特別註明來自菲律賓。

然而，抗戰勝利過去80年了，這些參加南僑機工的菲律賓華僑，在菲律賓反而被遺忘，連紀念他們的地方都沒有。據資料顯示，目前多個國家建有「南僑機工紀念碑」，馬來西亞就有五座、中國兩座、新加坡一座，中國和馬來西亞各建有一座紀念館，筆者建議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在華僑義山撥出一塊地，由華社各團體出資建一座「菲律賓南僑機工紀念碑」，並將這10名有資料可查的，來自菲律賓的南僑機工姓名刻上去，將來若再找到其他名字再補刻，以告慰當年冒死回國參加抗日戰爭的南僑機工英雄。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唐永泉

「草霸王」五鳳山稱「帝」



特稿

元末至正年間（1341-1370年）是元朝統治崩潰、社會全面動盪的時期，軍閥割據，「賂遺公行，誅求無厭」，饑荒蔓延、瘟疫橫行、民生凋敝、流民四起。

《安溪縣志》記載，李大1330年生於安溪縣興一里上卿鄉（今尚卿鄉新樓村虎騎頭）。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七月，李大聯合南安呂光甫起義軍攻下泉州，同年八月派部屬劉廣仁進攻仙遊，捕殺「達魯花赤」（蒙古語掌印官）倒赤沙，威名大震。

元至正十四年，安溪農民起義軍李大選擇在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的龍居村五鳳山豎旗起義，據險稱帝，建寨稱「王」十八載，開科取士，封官賜爵，進行反元鬥爭。「帝」號「大草」。並在山上建了一座皇宮，為佈局九十九間制的建築，正殿大堂內設有御用金交椅即石交椅一座。

因是「草霸王」李大居住地，「龍」為帝王的象徵，該地遂稱龍居，延續至今。龍居村及周邊的一些村莊角落，還保留著當時的叫法，如「軍營」、「頂寨」是當時李大防禦地，「庫內洋」是李大存軍糧之地，「流民淹」是流民乞丐集中之地。「金榜」（虎邱鎮金榜村），「少卿」（今虎邱鎮少卿村），「翰卿」（今尚卿鄉翰卿村），「科名」（今尚卿鄉科名村）等地名，皆因當時開科封爵之地而得名。

至正十六年（1356年），李大率眾攻打同安，不久轉戰長汀。長汀羅良招集地主武裝，聯合各路官軍，共同鎮壓李大起義軍。李大四面受敵，大敗而歸，單騎奔至安溪藍田鄉朝天山下，拔劍自刎身亡。

「草霸王」李大在龍居稱「帝」，官府圍剿，相互攻伐，民不聊生，「白骨露於野」，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孤魂野鬼，陰風怒號，戾氣嚴重，一到夜黑，人不敢出戶。七戶（林、胡、姚、魏、鄭、肖、陳）內的族長商議，決定每年農曆七月十九日在龍顯堂普渡眾生，安魂禱告，用「五大盤龜粿」饗祭，儀式沿用至今，這是周圍三鄉五里沒有的。

南北通衢

自古以來，龍居就是大田、德化、永春、劍斗、湖頭等地通往官橋、虎邱、同安、廈門、漳州等地的交通要道，是山海連接部，南北通衢，地理位置重要。商人把山裡的土特產茶葉、瓷器和竹木器等與廈門、漳州的食鹽和海產品通過肩挑手提，互相轉運，滿足群眾的生活需要。

龍居與官橋的新春之間隔著一座天馬

山，與虎邱、尚卿近在咫尺。天馬山，海拔約670米，巍峨陡峭，山高林密，氣勢磅礴，山上霧氣繚繞，雲蒸霞蔚，因似行空的天馬而得名。天馬山上有一條叫菜坑林嶺的茶馬古道，一條一尺多寬的山石與泥土粘砌的古道，據說有108個石坎。有部分石坎在雜草叢生中還依稀可辨，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承載著多少旅人商賈的歷史記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條重要的延伸線。多少貨物是挑夫通過這條茶馬古道艱難轉運的，山谷裡還遺留有他們挑擔時的「杜鍾」（挑夫挑擔用的枴杖，既可用於另一隻肩膀分擔肩上貨物的重量，也可用做枴杖，保持挑夫身體平衡）印跡和爬山時辛苦歇息的回音。

「扁擔、杜鍾」是貨物轉運的重要工具。「杭育、杭育」是挑夫挑著重擔集體發出的聲音，「前者呼，後者應」。這條茶馬古道，承載著歷史的滄桑與文化的厚重。

天馬山下的龍居古街，店舖林立，車水馬龍，農曆每月逢尾數一、六日為圩日，逐漸發展成為周邊村落中繁華且集中的農副產品交易市場，古老的街道見證著昔日的繁華與輝煌。

據傳說，元末明初的天馬山上，有一塊山石叫風動石，風吹會動，也有一塊像石雞、石狗的，石雞能啼，石狗會叫。因為此地山高地險，可以高瞻遠矚，是李大起義軍的烽火台，是探子報探外敵入侵的哨所。當朝皇帝獲悉後，派高明的風水師來當地勘定龍穴，斬斷龍脈，插入銅針，灌入黑狗血，龍脈斷了，龍氣不通。從此，風動石不動了，石雞石狗的鳴啼聲也沒了，李大起義軍被朝廷圍困在五鳳山上，斷了水源和糧草，走向失敗。

山腳下的田壟鋪展開淺綠的肌理，幾戶白牆黛瓦的農舍嵌在綠意裡，裊裊炊煙與山間的薄霧織在一起，暈出朦朧的層次感。風過時，街道旁的梧桐葉簌簌作響，與山間隱約傳來的鳥鳴相和，抬頭望去，峰頂時而隱在流雲後，時而露出嶙峋的岩石，添了幾分空靈與壯闊。

古老龍居村莊，悄然融入現代的元素，街道兩旁的店鋪翻新，街道寬敞，鋪上水泥路。獨特的普渡「五大盤」民俗讓傳統與現代在煙火氣中碰撞出別樣韻味，給「五大盤」安裝上閃爍的綠燈，讓它既保有原味，又添顏值。翻新的龍顯堂保留著雕花樑柱，牆角及周邊的草地卻裝了智能音響，節慶時會循環播放民俗典故，讓老傳統以新方式流傳。

整個普渡的流程還承載著祖輩傳下的儀式感，讓傳統的莊重與現代的便捷撞出溫暖火花。

楊文田

再訪長沙 在湖湘大地感受熱情與新貌



各說各話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長沙。第一次是在2013年，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理事齊聚湖南，緬懷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來自全球65個國家的320餘名理事相聚在湘江之畔，在農濃鄉情中寄托對偉人的敬仰與懷念，共話中華民族的未來與發展。第二次是在2022年，隨國務院僑辦辦公室原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裘援平率調研組赴湘。代表團成員包括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鄧聰明、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原局長李寶榮、華僑大學黨委書記徐西鵬等，就「發揮華文媒體作用，在海外講好中國故事，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開展調研。那次行程緊湊而充實，令人印象深刻。三年之後，我為探望友人再次踏上湘江大地。少了公事的奔波，多了幾分閒情與感懷，也讓我更從容地體味這座城市的韻味與變化。

抵達長沙，第一感覺便是節奏更快了，城市更現代了。沿湘江而行，高樓林立、地鐵縱橫，城市建設的速度令人驚歎，卻依然有序安寧。夜幕下的五一廣場依舊人潮湧動，街頭小吃香氣四溢。友人帶我去品嚐臭豆腐，黑亮酥脆、外焦裡嫩，那熟悉的味道喚起了三年前的回憶。那時我忙於調研，無暇細品這份「長沙味道」；如今終於能從容感受這份煙火氣。

長沙的夜，有一種包容的溫度。人群熙攘卻不浮躁，商舖林立卻不喧囂。它的活力來自普通人的笑聲，也來自那股從骨子裡透出的生活熱情。湖南人以直爽和熱情著稱，這一點在長沙體現得尤為明顯。友人早早安排好接機與聚餐，幾位老朋友也紛紛相邀。大家圍坐一桌，從家常聊到時事，從湘菜的辣談到文化的火，久別重逢的暢快讓人倍感溫暖。

一位朋友笑說：「長沙人最怕冷場，桌上不能少辣，話裡不能沒情。」席間的剁椒魚頭、口味蝦、香干牛肉，香辣過癮，彷彿每一道菜都融進了熱烈的情感。長沙的「熱」，不僅在菜裡，更在人心。長沙人的豪爽中透著細膩，他們懂得待客，也懂得分享快樂。每一句「吃了沒咯」，都流露著真誠與自在。這份真情，正是長沙最動人的城市氣質。

雖是私人行程，我仍抽空重訪岳麓書院。步入古院，青瓦紅牆靜穆莊重，山林掩映間似有書聲迴盪。「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依舊令人肅然起敬。岳麓書院不僅是古代教育的象徵，更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孕育出敢為人先、經世致用的思想力量。三年前我帶著調研任務參觀，如今重來，多了幾分沉思。時代在變，文化的根本卻未曾斷絕。正是這股綿延的精神。

長沙的魅力正在於此，既有奮鬥的姿態，也有生活的溫度；既有紅色的根脈，也有青春的創造。朋友臨別時笑說：「長沙是一座讓人越待越喜歡的城市。」我深以為然。

無論是公務、調研，還是探友、休閒，這座城市總能以最真誠的方式歡迎每一位來訪者。

當夜色籠罩橘子洲頭，湘江波光映照天心閣的剪影，我心中浮現一句話：長沙，不僅是湖湘的驕傲，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縮影。